

分類
號

2/109
2/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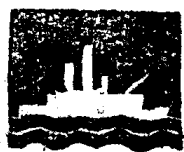
打倒南京去

—— 劉鄧軍南下記 ——



目錄

強渡黃河·····	(一)
南下風雲·····	(四)
隨軍南下日記·····	(九)
隨劉鄧大軍南渡的東阿担架隊·····	(一七)
拔了莊稼又逼糧·····	(一九)
西瓜兄弟·····	(二四)
遇八路·····	(二六)
南征散記·····	(二七)
災難千里·····	(三二)
打垮老蔣快分田·····	(三六)
紅軍的媽媽·····	(四〇)
大別山的「神話」·····	(四三)
回到革命故鄉大別山·····	(四五)
今天的大別山·····	(四八)



強渡黃河

胡征

六月三十日夜晚，是舊曆五月十一，月亮正明。劉伯承的兵團，英雄的××旅，在靜寂的平原上迅速地越過一個個村莊，向黃河岸挺進。

一列大砲，架在堤岸上。河防指揮部裏，坐着××旅「五四」部隊的顏參謀長。在他的望遠鏡裏，對岸敵人的哨兵，像虫子一樣在沙灘上畏怯地蠕動着。沿岸的防綫，五十米一個暗堡，十五米一個單人掩體，暗堡與掩體之間，是一條二尺寬的壕溝聯系着，這條溝面前洶洶奔騰的，便是蔣介石所吹噓的「四十萬大軍」——翻浪翻捲的黃河。

年青的蕭永銀將軍在河防指揮部的工事裏抽着煙，看着錶。短針指到十點半的時候，他用電話通知背後的「五三」部隊：五分鐘內到達河沿。十點三十四分鐘，「五三」部的突擊隊就到了。這些英雄們每一單位，每一人，都是帶着自己的立功計劃來的。白天動員的時候，蕭永銀將軍對他們的要求是：佔領交通溝，鞏固前沿，只要堅持半點鐘，第二梯隊就到了。而「五三」部的計劃却是要在半點鐘內佔

對岸河堤。他們的二小隊計劃佔領東子谷和營里村，三小隊計劃奪取河堤上的碉堡，二小隊一排副李祥雲怕別人搶去自己的敵人似的，最先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計劃：「我要帶一個班，坐第一隻船，我頭一個上船，頭一個下船，頭一個登陸，頭一個佔領暗堡和東子谷，頭一個佔領河堤上的碉堡……。」

不僅我們部隊的計劃是科學而周密的，就是其他各個參戰的部門都一樣有了充分的準備。反攻麵，反攻鞋都早拿出來，用起來了。……

這裏我們應該特別記着一件事，渡口的船夫，水上的英雄們，和部隊是一樣的英勇與神奇，他們的計劃和部隊一樣的科學與周密，全體水手×××人都擠上了「奮勇隊」的名單，他們申言着：「爲了全國老百姓的總翻身，要用一切力量，把大反攻的兵團，迅速地擺渡到對岸去。」並提出：「不完成任務不下船。」××隻小划子，××隻大船，組成四個分隊，十個小組，每一個小組都要求當先鋒。他們中間三分之二是十年前玩過船的，自黃河改道以後，十年來沒搞過這玩意兒了。十年前，河面比現在窄，小划子每次來回需半點鐘的時間。這次經過短期訓練以後，已縮短二十分鐘了。這天晚上，他們自己提出只要十三分鐘，但在事實上，他們却更高地超過了這計劃，來回只用了十二分鐘！

這時候，正是十點三十六分。各級指揮員簡單地接頭以後，船隻都在渡口上擺好了，一切都在靜寂中進行，連咳嗽的聲音也沒有。船隻管理股長陳尙超和大隊長賈秀山，用手式指揮着各船的位置。部隊走出壕溝，走到渡口，「五三」部二小隊

一排副李祥雲按着計劃走來了。他帶領十三個人和一挺機槍，順着船長指定的地方輕快地跨上小划子，這是聶言金的快艇，第一號衝鋒船。把機槍架在船頭上以後，李祥雲和聶言金輕輕地說了一句什麼，手一擺，坐下去，船就開始動了。

當聶言金撥動第二槳時，第二號、三號……各小划和大船上的人都上滿了，這時候月亮升到頂空，水聲掩蓋了一切聲音。船的影子在放光的水面上，像浮雕一樣，畫着一條長綫。人們興奮的眼睛盯着河對岸，每個人的心都緊張的跳着，汗從臉上流到脖子上。水上的英雄赤裸着全身，搖起二十斤的長槳，胳膊上有力的青筋在明亮的月光中閃動。河背後的樹林掃過一陣大風，把波浪往斜對岸播送，搖動的英雄像展開了翅膀，乘風破浪，往斜對岸迅速地飛馳……。

河的寬度是二華里，而四十五度的斜渡綫，起碼要加長了半里。第一隻船離岸三分鐘已到河心，這時候對岸敵人叫了一聲：『來了來了，快去報告……』，話聲剛落，一陣機槍打過來。李祥雲的機槍隨即打了過去，於是各船的機槍都響了。機槍聲一起，顏參謀長在河這岸發出了口令：『開砲！』於是××門大砲口吐着紅火，齊聲轟擊過去，對岸的碉堡要塞在這驚天動地的轟響中，突然冒起幾丈高的大火，邊的沙土嘩嘩地震落到水裏。

經過五分鐘的轟擊，夜色全變了，雲彩迅速地向東南飛去，月亮更高更亮了，敵人的槍聲忽然遠了，而又很快地停息了。這時候聶言金的船，第一個抵岸李祥雲第一個跳下去，帶領全班第一個登陸。於是撲過壕溝，佔領暗堡，再向東南追趕過

去，二小隊、三小隊的全體英雄跟着跑過泥巴地帶，向二里外黑色的樹林衝過去。他們佔領了于谷村，這是敵人五十五師，米文和的五四三團一個營的據點。團長姓寇，是這天上午接受了蔣介石的面諭十二點鐘從南京趕來的。而他剛到任不到十一個鐘頭就逃跑了，臨走，用大車拖走了四十六具死屍。

解放軍戰士到村以後，沒有停頓就往河堤那邊追趕。時間正是十點四十八分，離上船只七分鍾，從河東岸黑黑的樹林裏面發出了第一次號聲，這是先頭部隊已佔領河堤及堤上碉堡的信號。接着這聲音，西岸的人民解放軍已站滿渡口，發出大笑大叫和拍手的聲音，迎接第二次擺渡的大船隊。

在黎明前的兩小時，蕭永銀將軍和所有的後備隊都出現在河東的高堤上。年青的將軍蹲在堤上展開地圖，用手電筒照着尋找敵人的踪跡，然後向各部隊發出緊急命令：「追！」……

七月一日於鄭南



南下風雲

方德

從湯陰到鄆城這條弧形綫上，穿過豫北，直南，魯西，橫截古今兩道黃河，在這裏看到新生，也看到了死亡。

六月二十四日夜，沿湯陰城北的湯河東行，經隆化鄉，隔河相望的南北隆化是土匪韓長勝、王懷名的稱霸區，各自規劃附近幾個村莊作爲領土，不准兩區人民互相往來，但在他們搶掠物資的時候，却強迫自己治下的人民各帶武器隨軍助戰，進入異地擄掠，戰敗的用暗殺來「報仇雪耻」！土匪們除了對外擴張的仇殺外還進行對內統治的屠殺。掛在他們嘴上兩句話：「把你裝進麻布袋甩到衛河裏！」或者是「敲掉你」！

像這樣割地而治的「小國家」，在湯陰全縣大的有四個，在四個之下又有好幾十，這就是蔣介石所謂統一軍令政令下的中國的一角。劉伯承將軍大軍三月西進時還經過這裏，人民當時流着眼淚挽留：「你可不要走了！」劉將軍答覆了人民的要

求，在五一最後解放湯陰，分治的王國和殘殺的局面已經結束了。

一天午後，東入內黃，踏上黃河故道，這裏人稱「沙區」。沿途皆叢林、梨園，間有迎春柳圍成一畦一畦的沙田，細雨初晴，人們正在播紅薯、種豆子。大軍過境，羣衆滿面歡笑，佇立目送，入夜，皓月當空，頗具秋夜清冷之感。所過村鎮道路兩側的廊簷下，羣衆都袒腹赤膊，怡然靜睡。

黎明前，過衛河住高低村，管理員分配我們五人住一個院，進大門洞時見「老太太睡在這裏，裏面正屋只餘半截，睡一壯年女人，另一廚房，只容一土炕，老太太把大門洞讓給兩個通訊員，她和媳婦擠在一塊兒。我們三個記者只好睡在當院不能伸腳的一塊空地上，又熱又擠，勉強挨到天明。

後來我問這個老太太爲什麼一百五十戶人家的村子沒住處呢？她說：「俺村本來房子就不多，年頭遭殃軍三十二師過這兒，帶來這鄉團，一遭就燒掉兩百多間，老百姓都住不下，俺隊伍來就更沒法兒啦！你知道嗎？俺村和中央隊是反牌，憑着兩邊衛河給龜孫打了一年多，他就不敢佔俺這裏，俺孩孩在榆班，今年二十七歲了，明兒他還要 go 西北鄉捉這鄉團哩！」

當我住在四區碾頭集時，作過這樣一個極有意義的調查：這是五年來的游擊根據地，今年麥頭才分罷土地，短短幾個月中，她已經作出了這樣一些值得驕傲的事情：五年前蔣敵偽當政時全村只有二百三十四戶，八百一十四口，土改中逃荒的回來，激增至二百五十八戶，九百七十七口。其中貧農一百七十八戶，六百二十三口已收回一千六百二十一畝二分地，全村總人口和標準地總數平均每口分得三畝七分，這裏莊稼都是麥秋各半，今年羣衆收到家的麥子每口合老秤三百二十斤，還把鬥爭果實買成牲口，全村已由四十多頭增至六十餘頭。領導翻身的農會主席滿有信心地向我說：「消滅歷年來的白地不成問題。」過去大地主兼土匪頭子的曹臣相住在這裏時，明要暗搶，羣衆就這樣窮了，光了，迫使二十至三十五歲的青壯年行劫，偷盜的達六十多人；可是曹臣相還要「懲辦盜匪」，活活鋤死兩個農民。翻身農民聚同文在會上很悲憤地說：「老汪、老蔣弄得我爹養不活孩，娘養不活女，肚裏餓得沒辦法，只好逼得去偷，去劫路，最後還要用鋤刀鋤死我們，舊社會真是吃人呀！」農民除這以外，就是出賣閨女、媳婦的肉體，已坦白痛悔的就有六個，當農民

吳蘭夢分得土地，收了麥子，喜得回家甩了泥菩薩，他說：「信你，信夠了幾輩子沒飯吃，沒地種，我現在信毛主席才幾天就有地種也有飯吃了！」他們現在擺脫了死亡、逃荒、劫路、偷盜、娼妓的苦難和耻辱，已開始建設自己的新社會，夏來成很快活地說：「共產黨不光叫人吃有穿，還領導人學好！」

一個下午到了東距清豐十餘里的韓村集，這裏曾是冀魯豫某分區抗日游擊中心區，是個千戶人家的大鎮，隊伍剛進村，一個壯年人手執大喇叭筒爬上鎮中心高遠三丈的木台向四方送話：「部隊到了，燒好水的送到廣播台下來，水缸也抬到這裏。」不到一分鐘，担水的，抬缸的陸續來了，羣衆也怪親切地問：「同志們累了吧？歇歇，喝喝水！」有的爲要爭取喝他的開水像一個廣告宣傳員似地解釋：「同志！喝我的甜草水，喝了不得病！」有的說：「我的放了酸柘，解渴好！」有的說：「我的放了棗兒……」村裏的老太太，小媳婦，年青活潑的姑娘們也出來拉住女同志們問長道短，誰能說這不是一幅家人歡聚的圖畫呢？

一個夜晚至清豐東三十五里的××，分配我們住一所院裏，房東老太太見面就氣沖沖地說：「沒有地方！有住處俺老婆兒還躺在地上！你看廚房裏中就中，不中就上別家去！」說了很多好話，才勉強讓出兩間房給我們住。第二天，通訊員楊來福給她挑水，扎條帚，磨剪子，又和她拉家常，老太太高興了，她說：「年頭『中央』捉我小雞又拿走雞籠，我把『中央』恨透了，夜裏見你們就火兒啦！怪俺老婆眼花沒看準是俺自己隊伍！」住了兩天，出發的時候，老太太叮嚀說：「你下次路

過可得進門兒！你記住俺，俺叫戴老婆！」

七月四日十點半，正當美製飛機無目的地轟炸掃射的間隙，我們橫渡黃河了，一葉快船穿破滾滾黃浪，兩岸清風細玩晴空皓月。登岸南行五里即過裏堤，再南行二十里即過南大堤，兩道河堤上都掘有向北射擊的工事，新舊大小不一，還有交錯的遺溝，防泛的河堤已破碎不堪了，所過據點圍寨有些尚未修成，但就構築的工程看來已是使人咋舌，我曾問過十多個嚮導，他們說：「給『中央隊』修圍子就沒開過，苦得不用提了！俺隊伍要再遲一些過河，那保險高梁也再種不上，這地扯兒一年八個月全吃高梁，種不上不全完啦！」

沿途我看到不少的地方把挺穗的高梁拔掉了，有的已經乾可着火，有的還帶有餘青。據嚮導說，這是遠鄉團挨家叫拔的，因為「它蔭住國軍的眼了。」

羣衆一面拔一面含着眼淚回頭望望黃河北岸，還鄉團這批魔鬼們捉着槍逼在後面說：「看什麼？！拔呀！」若鄉們也憤怒地回答：「看八路軍暗時候過來！」

解放軍過河來了，救活了高梁，也救活了苦難中的人們！

隨軍南下日記

張勃

第一日

在時風村趕上了部隊，跟着隊伍一直向正東前進。此時一鉤皎月，浮雲環繞，晚風微拂，正宜行軍。

部隊的情緒極為愉快，戰士們的臉上都流露着興奮的笑容，磨了將近一個半月的鋒刃，也該磨磨介石嘗嘗了。因為是在自己根據地行軍，所以一路說說笑笑，頗不寂寞；有人還在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歌。二排副單調的口琴聲，時吹時輟，音調是非常簡單的，總是對準一個孔，一呼一吸的吹着，不知道是誰的胳膊偶而碰了他那隻拿口琴的手，才把他的嘴唇移到另外一個孔去，於是音調才改換了一次。走了三十里，嘴裏實在乾得要命，又趕上出產前吃的是餅，一吃了餅，離不開井，越發想水喝，嗓子裏有點冒火；戰士們都停止了談笑，連呼吸都盡量緩慢一點，免得嘴裏的水份順着呼吸漏掉了；二排副的口琴也自動停止了伴奏，大約他也感到渴不可耐，不住的小聲督促戰士們快走。據說還要走十里路，才有水喝，人們渴得舌頭反來復去的在嘴裏打滾，拼命想擠出一星口水來，好潤濕一下乾得快裂了的口腔。

路上小休息，在一間孤獨的茅草屋前，我找到了一位小老鄉。

「老鄉！擁護擁護八路軍吧！快回家找碗水來喝！」

小孩光着黝黑的屁股，一蹦一跳的回家找水去了。很快的端出來一大碗水，我停止了呼吸，一口氣喝了下去，喝完了水，喘氣的時候，鼻子才告訴我，氣味難聞，又酸又苦，但是也顧不了那許多。回頭一看六班崔柏根站在我旁邊，流露着無限的羨慕之情，我後悔應該給他留下一點，等他再開口問那位小老鄉要水的時候，部隊又要出發了。

大休息，要喝水了，大家的眼睛都眼巴巴的看着水缸，只等喝水的命令一下，就好解決問題。喝水時，秩序有幾分紊亂。水喝完了，二排副的口琴又吹起來了，一切都甦醒了，復活了。

「奶奶的辰！你說要不是蔣介石這個狗會的，咱們能渴的像龜孫！將來捉住蔣介石，你說應該怎麼搞他！」

於是戰士們的意見都來了。

「把所有的八路軍、新四軍都集合起來，每人挑一剌刀！」

「還有民主聯軍呢？也應該叫他們挑二刀。」

有的以為這些辦法都便宜了蔣介石，蔣介石所給予中國人民的痛苦災難太多了，真多到無法處制他。……

每一個戰士都懷着飽滿的戰鬥情緒，一顆堅定必勝的心，恨不得一步就跨過黃

河去，一路行來，不覺東方已發白，因為第一天行軍，個別腳痛掉隊的戰士還是不少，但由於互助得好，調宿營時也就都跟上來了。

第二日

晚飯後，部隊集合了，軍中愉快的號角——二排副的口琴又響起來了。

穿過約莫二十里的沙地，非常吃力，腳使不上勁，一步一步的都留下很深的足跡；二十里沙地，比六十里路還難走，大家的步伐都有些蹣跚，踉蹌。似乎在走一步，退一步，這裏的沙地是沙和塵土混合在一起的。千萬隻有力的腳把灰沙揚起多高，幸而有月亮，否則真和下濃霧差不多，對面不見人了。……

可惜的沙地終於被突破了，但已是鷄鳴破曉的時光了。沙地過完，綠洲在望。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一進村子，看見路旁有歡迎八路軍的老百姓，調皮的呂紅貴總是喜歡和老鄉開個玩笑，今天自然不能例外。

「老鄉！這兒離俺村還有多遠？」

「俺知道你家在咱村啊？」

呂紅貴笑了：

「俺村裏有人、有房、有樹……。」

老鄉也笑了：

「俺村裏也有人、有房、有樹……俺村就是你家！同志！喝口水，歇歇吧。」

呂紅貴對於老鄉的回答，感到了滿意，一路上都在嚙着大嘴笑，直到休息睡覺的時候，紅貴還在學老鄉說話。

第三日

吹號集合的時候，我的肚子作起怪來了，匆匆忙忙的去大便，回來找不到集合地點了，幸虧二排副的口琴還在伊呀伊呀的響，順着琴音才找到了部隊。二排副的口琴，是在打湯陰時候得來的，雖然已經有六個孔吹不響了，但他依然愛如珍寶，兩個多月以來他沒有一天停止演奏過。他和三連的其他同志一樣，永遠是愉快的，歡天喜地的，對大反攻，具有堅定的信心，什麼時候，你聽不見口琴的聲音了，那一定是二排副感到了口乾，或者是疲乏了，要不然，就是和誰吵了幾句嘴。

夏天夜短，走不了幾十里路，天就亮了。今天宿營的地方，去年五月我們在那裏整訓住過，很多戰士都有自己熟識的老鄉。一進村子，老鄉們都出來歡迎了，孩子們都擁上來，這裏會受蔣匪蹂躪過五個月，一旦看見了自己這樣強大的隊伍，好像見了親人一樣倍感親切，每個戰士都被三四個孩子包圍着，一隻手牽着好幾隻小手，孩子們撫摩着戰士們腰間的手榴彈，感到十分驚奇，盆呀、繃呀，都盛滿了開水送來了。老太婆們都在述說着蔣軍殘酷的搶掠，兩隻小腳，一頭一跛的跑着學蔣匪趕雞捉鴨的樣子，全村已經沒有一隻雞子，壯年人都在訴說小老蔣地主倒算的兇暴，青年人都在追述他們打蔣匪和土匪（如湯鄉團之類的土匪）英勇的故事。

直到我們已經入夢鄉了，耳邊還隱約可以聽見老鄉們議論的聲音。

第四日

出發的時候，全村的人都送出來了，婦女們、兒童團排着隊，打着鑼鼓，呼喊着聲震雲霄，戰士們也以熱烈的口號來回答老鄉：

——我們要在反攻中努力殺敵，替老鄉們報仇！

——保護勝利果實，消滅蔣介石！

開水一担緊跟着一担送來了，喝完了臨別的開水，戰士們舉手道別，老鄉們打着鑼鼓歡送。離開村子，已經二里路了，老鄉們還是戀戀不捨，戰士們也在回頭頻顧。

——老鄉們！請回憶！我們要以實際行動來報答你們！

離村子已經三、四里路了，還隱隱約約的可以聽見老鄉們壯烈的口號聲：蔣賊！看吧！這就是人民的力量！

新戰士趙永則，一路上都在默默的想：

「幸虧我參了軍，要不然老蔣打到我家里了，我分的果實，我的地、我的牛、我的雞也都完蛋了。打不垮蔣介石，我的果實永遠沒有保障的，對！幹到底！」

大路走的很近，只有四十里。

第五日

今天休息，戰士們都在洗衣服，或躺在樹蔭下，談笑、喝水、睡覺……

離河只剩下五十里路了，蔣賊的飛機，不時在蔚藍的天空出現，有時猖獗的飛得很低；老鄉的雞，驚得滿院亂跑亂叫，我們房東老太婆怕她的雞叫被飛機聽見了，怒氣衝衝但卻小聲的指着雞罵：

「再叫，殺了你！」

但是她自己也不敢走出屋子，怕她自己也被飛機看見了。

小湯父和老鄉開起玩笑來了。

「老鄉！你看！都是你的雞叫，飛機聽見了，老在這裏飛，不走！」

老太婆對於她的雞更不滿意了。小湯笑了一陣。

我們晚上睡了一個好覺。

第六日

今晚靠近了河岸，準備明天渡河。

黃昏以前就出發了，戰士們的草帽上，都用樹枝柳條和青草偽裝起來，蔣機只在遠遠的河畔，徘徊了一陣，並沒有發覺我們，我們依舊向黃河挺進。

入夜，宿營，月光很紅，萬里無雲，羣星閃耀。各班都在樹影下開會，有些戰

士沒有過過黃河，都在紛紛猜想他們想像中黃河的偉大。

大家共同的期待，就是盼望明天快些到來，渡河、殺敵，完成大反攻的初步。開完了會，大家興奮得睡不着覺。……

第七日

清晨。連長宣佈劉伯承將軍所部人民解放軍先頭部隊，已於昨夜英勇渡過了黃河，三小時內完全突破了蔣賊恃爲屏障的天險——三百六十里的河防。戰士們都興奮的高呼，二排副的口琴又響起來了，居然破例，一連氣把嘴唇在幾個孔裏來回移動，這是他興奮愉快到了極點的表现。

命令我們晚上八點鐘以前趕到河邊。因此，出發很早，下午五點半就出發了，戰士們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防空的偽裝，炊事班裏的大黑鍋底上塗滿了一層黃泥。半路，蔣機來了，大家都蹲在地上，很整齊的像一排枝葉茂盛的小樹，那口塗滿黃泥的大黑鍋，則像路旁林邊的小墳墓啊。

七點半鐘，我們就到達了渡口，部隊太多，命令是我們最後渡河，狡猾可惡的蔣機，三架兩架輪番在沿河一帶轟炸，掃射，一夜未停。對於蔣機，戰士們都認爲相當『滿意』，因爲一夜功夫我軍並沒有傷亡一人。

因爲我們是最後渡河，大家都躺在堤旁樹林裏休息，看飛機掃射，彈尾發出的條形火光，像流星一樣。